# 吳中金石新編

四

其堂宇傾仆垣墉頹圮吏民奉祀弗虔乃喟然歎曰民不見德宜乎刑之不清也是非郡守之先務乎即日命工度材撤其舊而新之曰堂曰室曰門曰廡爲屋凡四十楹繚以周垣堅以甓甃不十日而告成復率父老潔牲醪祇祀於廟居人過客瞻望咨嗟於是獄之繫囚交相愧悔曰泰伯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吾輩所爭僅錐刀之末耳何重貽郡侯之羞乎皆相與俯伏庭下自服其辜不數日而獄以空虛告予時奉命廵撫於江南

## 重新至德廟記 陳音

自泰伯逃於吳民戴其德以有國傳二十餘世而越始入吳吳人懷泰伯之德不忍其竟弗祀也東漢吳郡守麋豹肇建至德廟於閶門外以慰民懷歷六朝至隋而唐狄梁公巡撫江南盡毀諸淫祠而此廟特存五代時錢武肅王徙廟於城中有宋諸名公吏於吳者凡有禱輒應焉國朝宣德間郡守況鍾伯律因舊廟修之凡為屋四十楹閱歲久復敝頃監察御史張淮邦鎮奉朝命

不承鎮撫徐昇主簿于通典史張灝偕力競勸朞月廟成麗牲有石謂鼇當紀其事鼇謂事有關乎綱常勢若逆而理順政有係乎風化事雖勞而民悅劉公其知政之體要矣古祀君有小海歌鼇為詩以準其辭曰天挺人豪遭時多虞挾弓貫矢去楚歸吳吳子曰嘻烈哉丈夫我其觀兵以信子志君拜稽首君父無二復父之仇虧君之義遵養俟時退耕於野唐蔡來歸楚有囊瓦瀆貨黷兵憑陵諸夏君曰可矣陳於柏舉一戰入之衰荆

典乃宣德五年禮部郎中况鍾伯律奉命來守是邦歲夏秋之交闔郡大旱禾則盡槁伯律乃攄誠禱神已而大雨沾溉歲以獲稔仲秋之月適當祀神先期望夕伯律齋宿公館夢神告以祠宇將傾丐即修葺翌日以其故語諸僚佐咸嗟異之將事之旦天氣澄明靈飇颯爽雲彩發祥蜿蜒焜燿至誠感孚神實降歆既竣事伯律周覽祠下喟無以妥神靈宜乎神之預協夢徵吾儕忝涖斯郡詎可不思攺創以答神休耶遂倡郡邑僚屬捐俸

市材鳩工而重修之而民之好事樂助者益衆未幾棟宇赫奕廟貌一新既相與落其成復謀勒貞石以貽永久伯律乃致書請余文記之惟禦災捍患神之功而事神治人守之職也白龍之神其肇迹之故余不能詳自廟食以來歷世滋久能霈澤敷惠以蔭蘇人所謂有禦災捍患之功者伯律出牧於兹天子嘗賜璽書委以重寄而能欽承德意興利除弊和洽其政人以大治復以餘力修葺神祠徼兹福祉以惠其民可謂能盡事神治

藏祭器而齋宿寓焉壯麗嚴整有加於昔中作石橋橋南左右為碑亭前作大門榜曰勅賜范文正公忠烈廟經始於是年九月九日閱兩月而廟成直閭之士之能任天下之重者必以天下為心心之欣戚主乎人而不私於已是以天下為心者也以天下為心則人庶乎有濟矣初公未顯時已欲任天下之重嘗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夫憂人之憂而欲免其憂使人皆樂然後與之同其樂此豈小丈夫然哉孟子曰

社尋拜吳王晏郎中令一以忠誠輔導之雲愛才好士多所貢達嘗薦衛將軍舍人同郡張贍時論韙之入為尚書郎侍御史太子中舍人中書侍郎成都王穎表為清河内史穎將討齊王冏以雲為前鋒都督會冏誅轉大將軍右司馬因督粮過吳婁地見歲祲以所督粮儲盡賑飢民忤成都王穎穎將殺之而孟玖素忿怨於雲由是雲遂遇害雖死一身能救萬民民感其德名其塘曰濟民以衣冠葬楊城湖之濱人呼為陸墓村立祠於

相城市中至今民祠之不絕士龍家華亭華亭故吳郡古婁地也正今長洲東北維之壤所謂盎地鄉厚生里固其在焉矧陸氏自遜與抗為將於吳有功德遺其鄉國久矣士龍又以賑貸之祠之宜也古之享天下後世祀者必有大功德被於人人思慕之而不忘其祀及乎遠蓋天地之妙萬物者神也神之為之者氣也是氣也得其靈奇則為偉人況雲為時名臣有文武長才故發而為忠義之業及其遭禍之死人皆悼惜之感之深思

事詳舊刻西江況侯伯律以奉政大夫禮部郎中奉勑來守玆郡政敷民安百廢並舉嘗有事於祠下顧瞻棟宇有圮撓者因喟然曰玆責在我弗急所圖曷稱上意即請於朝用加修治於是卜日鳩工度材築基撤舊易新拓小以大為祠堂前後各五楹後以奉公神像前置累朝碑刻東西有廊廡東祠宋郡守潛公咸淳中始建是祠者也堂東偏為書院購用舊材尚堅好也院亦有堂前後各三楹揭以忠厚舊扁東西有廡齋宿閲牲以

及庖湢莫不有所其西偏則范氏家廟嵗寒堂在焉子孫歲祀公父子於其中外為門屋三間亦仍以文正書院舊額揭之垣墉周繚規制宏壯視昔有加凡所用度一皆出粟之羨貯於官者經始於宣德甲寅六月三日畢工於九月十日況侯謹率僚屬暨學官諸生合范氏子孫以落其成主奉元理及提管希賓叟與族人謀曰祠宇再新既賴郡守盍礱石鐫辭用著不忘遂以屬余余忝為公郡人於斯盛事在所當述故不敢辭以蕪陋

惟公間氣所生心與學術俱正毅然有為於世奈何周旋中外政府方登讒慝已搆雖其才不盡展乃若功德之及人者尚多節義足以厲俗進退綽綽非古之所謂大臣者何能與於此乎當時使能盡用必將成就大業以濟天下此蓋君子所深惜也然而公之自立於天地間者百世不泯祠當百世愈新況侯為郡賢守克承上意亟致修治宜乎在郡多善政也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斯之謂歟故余特為之書

朱文公文公謂公傑出之才為天下第一流而吴澂氏
亦謂公為百代殊絶人物之數公者豈無所見而言哉
是以後之君子聞風而起者未嘗不稱公之為盛也凡
公所嘗過化之地皆有祠吳中公之故鄉而文正書院
故義莊也其祀事自宋元國朝列於常典春秋享之而
其祠宇因故歲寒堂為之屢毀屢葺規制未宏迺者今
大司寇萬安劉公攷以都憲奉璽書巡撫南圻而臨是
邦因謁公祠瞻顧興懷爰諮所司撤舊為新闢而宏焉協

議以賛其圖者前郡守黄巖林侯一鶚今郡守瓊臺邢
侯克寛承命以董其功者吳邑主簿南昌李榮也於是
公之十二世孫主奉祠事從規來以記請有貞聞之君
子之於道也其有所立也必有所宗也求乎今而不足
則尚友乎古之人所謂世異而道同者也今夫都憲公
之廵撫於斯也猶文正之經制於陜右河東也兩郡侯
之繼守於斯也亦猶文正之為治於蘇潤饒越也事文
正之事也心文正之心也是亦文正而已矣然則三君

舊在大成殿之後入路迂曲落地陰潤每經一雨草輒
侵階以致朔望之晨行香揭虔人跡罕至習爲故常今
太守四明姚公堂治蘇之明年政通人和田穀大登乃
歎曰文正父子建學之功如此其大而其祠屋之地如
此其僻可能報其功之萬一乎於是相址於二門之内
泮池之南入道之右厥位面陽厥土燥剛鳩工築基卜
日遷於其上棟楹梁桷之腐黑者易之盖瓦級磚之破
鈌者補之增以藻飾繚以垣牆書以題扁中塑公像傍

列子神儼然一家之氣象也思昔范文正公為當時第一流人物忠義滿朝廷功名滿天下事業滿邊陲在他邦異域者尚欲效其為人况生於其鄉者乎凡育材於茲學者將以供君上致治之用也必目有所接則心有所動矣而我太守姚公既遷公祠於茲而在學之士出入往來無有不在其目目既有見心可得無動乎必思他日學成材就出為時用以文正父子上義下利之心如此可不則而效之乎以文正出將入相之才如此可

不企而及之乎以文正先憂後樂之志如此可不力而行之乎效慕於幼學之時致用於壯行之日俾蘇學之人才益盛而益揚者實由乎一遷祠之所致也然則姚公興學作人之功庸有既乎用是勒茲於石以示來者

宋衛文節公祠堂碑　沈魯

朝廷崇禮先賢累下詔所在有司以時修葺祠宇除墓道使人守護如法崑山縣儒學教諭臣劉衡訓導臣章經奏故宋太師秦國文節公衛涇生於是縣之石浦蚤

以立國長養振作以固不拔之基講求大計規恢遠圖
而復見扼於彌遠之擅國卒無以售所言夙與元晦有
契分至是乞召還而元晦已卒復移文新安梓行所註
書又請為右文殿修譔張栻賜謚於今三百年為士者
皆能言之而舊祠在馬鞍山荒涼揺落神弗寧安民有
以義起者為徙置學宮之傍俾七世孫焓居守其墓在
湖州者亦已蕪没不治臣衡等稽諸禮典法施於民則
祀之夫立朝正色不忘規諫名誼所在急於飢渴故能

遠湮没者不能具載知縣唐素主簿胡欽爲勸說協規之士買田數十畒以助修葺費而恰得永爲世業俾魯撰詞刻石以示遠於乎天之生才必資於世用用違其才則無以自見於世而論者謂南士懦緩不及北之剛毅慷慨多大畧是以吳楚之國常不競於中原此非定論也金源氏之方興以回山倒海之力見屈於宗忠簡公之孤軍無援而斂戢不敢南下者累年李忠定公處區天下事規模措置再踰月而畢舉勅敵爲之震懾使

岸目瞬如電蚤抱忠義見國步艱險即躍然應募而起始攻夏城斬關而入斷敵將首擲之埤下掃平南北羣盜既而徽欽北狩高宗渡南而趙氏偏安金源雄長神器殆非宋有王於是時以數千殘卒與金人四十萬衆小戰百餘大戰數十自黃天蕩剉之北遁誓蹙金人而滅之克復中原迎回二帝以竭其忠義志氣而後已奈何主敵奸相弗圖周漢之中興忘讐忍恥自甘瘡痍其生民棄捐其土地使智勇元勳置而弗用齟齬偃蹇徒

老而斃所謂自壞爾萬里長城惜哉豈惟王之不幸實宋之不幸也吁以一人之身為國家之用否而繫天下之安危可見忠義之在斯人與天地之元氣相為周流日月同其光明山川同其流峙草木昆蟲同其生息暢達有不可掩焉者故前後大夫不私於吾郡而揚於大廷襮之天下聖天子於前代之忠義錫之寵光載之祀典俾三百年之隱伏煥然一新於今日由是垂衍千萬世而弗泯曠蕩之恩為何如哉王之行實備載本傳習

其父譙以來再世守廟以精勤稱謀欲改建而不敢專
其事則與里正李忠周玘輩言於縣於府既如所請且
下帖文俾英專守勿懈於是募財於衆一時施予者踵
接而蘇衛千户陳俊等更割地以廣其址乃以成化九
年十月興工又明年廟成廟故西向始易以南爽塏端
整有堂有室有垣有門覆井有亭焚楮有鑪以至象設
器用亦無不備他日郡人嘗德於神者相率言其事可
記英遂礱石乞予書之自昔吳越多淫祀唐狄梁公按

餘乃置濟農以備不虞驛傳有給義役有須織造上供
歲派軍需胥此焉出別無科數公簡儀衛徑造閭閻問
民疾苦甑石何儲發廪賑之野無餓莩海縣流沙淤為
蕩塗經畫分撥抵補坍租贍族義田先正之謨載清傳
付俾後畢哺乃遷吳學或刱或郛省元掄魁接武天衢
吳淞顧浦泄彼太湖乃濬乃鑿民免其魚實帶湖堤病
涉崎嶇乃甃乃築人走坦途二十餘年恩布仁舒非無
凶歲我有儲胥非無祁寒我有袴襦軍民給足遠邇歡

歲中若急副和買顧募傜役土木經營之類事起一時胥此焉出若馬草夏稅軍需歲造鹽鈔之類雖有常額亦此出焉外仍餘者耕補斂助歉儉賑貸恤孤養老均施溥被之也何公心計周密如此至到也邪自是居安逃復愁化詠歌逋負有償宿蠹呈露志漁獵者無地售其巧善爲緣者無路投其技閭無胥隸之跡户絕鼓析之召鷄豚蕃息麻穀被野歲復連熟米斗錢十七八文或十四五文稀曠僅有者乎如是十有七年還朝陛尚

書復來又一年致仕歸民思之歌頌之猶洋洋也詩曰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此之謂歟嗣公之賢則有南京吏部尚書崔莊敏公天順中以都察院副都御史來其地前日周文襄公之地其民前日之民有其地有其民得其道得其心文襄公心在安民得其心斯得民矣民之愛戴之不猶愛戴文襄公乎崔公於文襄也無所於改而持之特嚴然政由俗革偏滯頹靡整飭疏滌時措之宜乃相成以安民非相軋也是以貧厄在所惠鮮則

人吾人一日蒙其澤吾人一日甘棠之思也盍釋是屋不之毀改以祠二公永副吾人勿翦勿伐之詠乎楊侯諾之乃獨水火其土木偶而綢繆其牖户汎潔其醜穢正其唐塗飭其漶漫黷黟斥其非度者琢美木為二公之主題曰工部尚書周文襄公之神南京吏部尚書崔莊敏公之神扁其屋之額曰二卿祠堂而奉安之祀以少牢酒清殽腆神之格思遠近來觀贊嘆悅懌謳吟而退於是參政公手述二公遺惠蘇人者之畧來徵為祠

堂記辭不獲迺記之曰惟昔臯陶陳謨在知人在安民安民則惠黎民懷之二公惠在蘇民民懷之深也故於祠堂之建其悅之也亦深一誠相孚思之久而不忘者乎是舉也參政公實啟之而楊侯克成之因民心之不忘用以不忘二公是即所以不忘乎民後之繼之知不忘乎民則必不忘二公則此祠堂之建有永其無斁乎

周文襄公名忱吉水人崔莊敏公名恭廣宗人謹記

宋太師鶴山先生文靖魏公祠堂碑　楊循吉

弘治歲己未之夏六月詔祀宋大儒鶴山先生文靖魏
公於蘇從所請也先生本蜀之蒲江人蘇得祀者先朝
賜第與其墓在焉於時中順大夫知蘇州府事河南曹
侯實承上命卜以是年秋吉修事於書院惟謹既而以
為先生遭遇明天子得發揚其道光於無窮德意甚盛
不可以弗志乃屬愚俾書之石愚按先生諱了翁字華
父宋慶元五年進士官至資政殿大學士通奉大夫臨
邛郡侯加贈太師進秦國公其曰鶴山先生者著書白

鶴峯下學者所共稱也先生學以忠信篤敬為工夫踐履既茂用發而宏故能正色立朝則不附韓史立言垂範而羣經以明所謂有本者如是於是當宋之季宰相行偽禁法天下莫敢言道學先生以其所負者起而振之靡然從風士克返正然則程朱以來吾道嘗中微矣至於先生而又為一始斯文之不墜地實有人焉不然抑莫知所紀極也由是言之厥功為大而況有懿德忠節炳炳乎哉是以皇上發綸音稽太常慨焉以列於禮

鼓兮吹參差蘭烟焚兮桂漿淋漓神具樂兮匪土之思徘徊國恩兮按雲節而不以倏馳以祐治化兮萬年為期

新建鄉社亭記　顧清

弘治甲寅任丘鄺侯為吳縣令始至延見其邑人問邑之名德若縻闕之當興舉者禮部主事致仕楊君循吉鄉貢進士史君經醫學訓科盛君侑及鄉之父老合辭而言曰故禮部尚書希顏楊先生博綜經史尚古力行

十年丁巳嫡孫冠以家無專祀懼乎有罰乃謀建祠堂數楹將以揭虔妥靈謁於天官少宰吳先生先生題其額曰直道陳公祠復請記於燾以刻繫牲之石謹按公諱祚字永錫世家吳邑之南鄉曾祖翠山祖正父子敬能自樹立由南鄉徙居郡城甘節坊以貲雄里中母顧氏有懿行生四子公居次自幼不羣篤學尚氣節治春秋補郡庠生永樂五年以楷書選至京六年應天府鄉試中式七年中禮部會試九年殿試賜進士出身尋改

庶吉士入翰林明年上拔公河南布政司叅議為政持
大體多惠愛於民十二年言事坐謫太和佃户者十年
洪熙初被薦復起宣宗皇帝即位勑所司覆試之公皆
擢第一除山西道監察御史彈刻無所避權倖斂迹宣
德二年出按福建六年出按江西所至威望並著嘗以
大學衍義勸上經筵講説上震怒勑提至京師並籍其
家屬繫獄幾五年英宗皇帝嗣位復其官家屬盡赦之
正統三年出按湖廣發遼王不法事上怒徵繫論死後

以王罪廢見原改雲南道六年廵視江上盜賊屛息商
旅便之八年陞福建按察司僉事激揚有方一道清肅
十三年移疾家居久之乃具疏乞歸得報即行囊無長
物晚號退翁杜門簡出所著有小學辨惑夫公以清才
正學雅性忠義數以直言遭貶黜而志不少挫信為吾
鄉先望卒之後蒙恩詔登國志列賢祠宜也一時慕公
之風而興起焉者遺像有贊入祠有牘石刻有誌有表
有記藏於家有傳有狀有録與夫哀有詞輓有詩固足

者豈止二十有三而已哉然二十三人者遠或數十世近或百餘年其骨已朽何以得後人之尊崇企慕如此哉夫然後知大丈夫之為人生不徒生死不徒死所謂道德功言師表百世足以美教化而厚風俗也不然彼丁謂亦石湖人也而𡨋宗亦有宸翰之賜以世則在諸賢之先以爵則位諸賢之上今乃不獲與諸賢之列者何哉後之人陟降仰瞻可以悠然思惕然懼而思齊內省之心自不能不感發而懲創矣大尹君表先哲以勵

後進其功豈小補哉是為記若夫諸賢之出處行實則載於石湖志云

## 重修山川壇記　浦應祥

祀事國之重典也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卿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先祖名分各有攸係而其齋祓對越之誠敷達精明之德蓋不以大小而有異也然則祀事豈可苟忽乎哉吾蘇古名郡而封內山川隸在吳邑弘治辛酉春郡伯曹公將有事於茲而邑宰任丘鄺侯先

下及謫居靖州建鶴山書院以居學者後在政府理宗
親題書院扁以賜仍賜居第於蘇州以疾命就醫郡中
及卒遂葬城西高景山下後以居第為書院而墳墓至
今有碑在焉惟公立朝大節及講明道學之功當時與
真文忠公相上下故人以真魏並稱國朝既以文忠公
從祀孔子而范文正公蘇人也亦有文正書院又以公
有功於宋亦命守臣即書院歲時致祭顧獨遺公徒使
書院巋然神位虛設實為缺典茲幸遭際聖明崇儒重

故雖百世之下學者猶有賴焉則夫論其功者祀之一郡果足以報之乎盖國初王忠文公子充嘗著從祀孔子議其謂歷代儒先有功於聖道者至宋有周元公而程氏兄弟承之迨朱子集其大成中更學禁獨真魏二公不背其學力以斯道為已任其所著述皆黜異端崇正理質諸聖人而不謬足以纘諸子之緒以為當列於從祀其言合於公道君子取之久之竟詔文忠公從祀如其議則公固不得而遺之也夫報功之典人當言之